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七卷】 主编·吕晴飞

此卷輯集唐宋八大家散文名篇，以是甲人
陽冬之月，先睹為快，特以相示為題

數語已志七月，即上旅人，主編

62

73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七卷）苏洵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卷 苏洵散文鉴赏

苏洵简介	(1)
审势	(3)
审敌	(12)
心术	(24)
六国	(31)
项籍	(35)
高祖	(42)
远虑	(48)
御将	(55)
任相	(62)
重远	(67)
广士	(75)
申法	(82)
《易》论	(88)
《乐》论	(95)
《诗》论	(100)
史论 (上)	(105)
管仲论	(110)
明论	(117)

目 录

上皇帝书·····	(122)
上韩枢密书·····	(133)
上富丞相书·····	(140)
上文丞相书·····	(146)
上田枢密书·····	(153)
上余青州书·····	(159)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64)
上王长安书·····	(172)
上张侍郎第一书·····	(177)
上张侍郎第二书·····	(183)
上韩丞相论山陵书·····	(189)
苏氏族谱引·····	(196)
族谱后录(上)·····	(199)
族谱后录(下)·····	(205)
苏氏族谱亭记·····	(212)
张益州画像记·····	(216)
彭州圆觉禅院记·····	(222)
木假山记·····	(225)
老翁井铭·····	(230)
王荊州画像赞·····	(234)
仲兄字文甫说·····	(237)
名二子说·····	(241)
送石昌言使北引·····	(244)
祭亡妻文·····	(249)
议修礼书状·····	(253)

苏洵简介

苏洵（1009—1066），字明允，亦称“老苏”，世称“苏文公”。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宋代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官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在今河北省）主簿。《宋史》四百四十三卷《文苑》五有传。

苏洵少年不学，二十七岁才下决心读书，苦读多年，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举进士及茂才异等，皆不中。回家后，把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读通“六经”、“百家”之文，这时下笔写文章，顷刻即能写几千字。宋仁宗嘉祐初年，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一同进京，晋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赏识他的文章，认为即使贾谊、刘向之文，也并不比苏洵写得好，于是把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献皇帝，因享盛名，一时许多文人学士争相传诵模仿他的文章。宰相韩琦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向朝廷推荐他，召试舍人院，他托辞有病，不应试，于是授他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任上，与陈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县）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就去世了。

苏洵对《孟子》、《战国策》研究很深，受其影响很大。苏洵的文章风格纵厉雄奇，尤其擅长策论，论点鲜明，论据

有力，语言锋利，善于用比。曾子固称他的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六国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苏洵的记叙文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优秀的篇章，如《木假山记》、《张益州画像记》，特别是《送石昌言使北引》表达了苏洵不辱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思想。

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都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世人并称之为“三苏”。“三苏”的诗、赋、词、文写得都有很高成就，但就苏洵讲，其主要文学成就在散文方面。他们的散文，在我国星汉灿烂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牛宝彤）

【审 势】

苏 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万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依据，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功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惑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

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比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以阴，药石之阴而投之以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致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大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莫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

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打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于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凌压中国，而

邀金缙增帛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太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與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为焉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

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弃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恶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

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少不习文，二十七岁时才下决心认真读书。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举进士不第。回家后，把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发愤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仁宗嘉祐初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到京师，晋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赏识他的文章，认为：就是贾谊、刘向的文章，也并不比苏洵写得好。于是，欧阳修把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呈献皇帝。因此苏洵一时享有盛名，许多文人学士争相传诵，模仿他的文章。这篇《审势》就是《几策》之一。所谓“几策”，也就是书生几案之策。文章写于苏洵布衣之时，故有此称。

苏洵虽是布衣书生，却胸怀大志。这篇论文就是论述如何使宋朝强盛的治理之策。《审势》，就是洞察国家的形势。只有对国家的形势了如指掌，才能对症下药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策。

文章开始，苏洵首先提出“治天下定所尚”的道理，也就是要有一个精神支柱。“所尚一定，至于千万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如

“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所谓“忠”，就是竭诚，尽己之心为忠。《论语》：臣事君以忠。《孟子》：教人以善谓之忠。《书》：大小之臣咸怀忠良。所以忠者，就是一切臣子应对君王忠诚无欺，甚至以身为君尽忠。所谓“质”，就是质朴、诚实、正直。《论语》：质直而好义。君子义以为质。所谓“文”，道之显者曰文。谓礼乐法度教化之迹也。指周公制礼，一切行事皆有法度的意思。苏洵认为一个朝代应“定所尚”，使臣民有所遵循。“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天下自然会大治。接着苏洵批评汉文帝，开始赏识贾谊，待贾谊献策“欲先定制度”，也就是贾谊请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文帝又听信谗言，不用贾谊之策，而贬为长沙王太傅。

苏洵由古代说到当朝，也应当有所尚。但当世究竟应该尚什么？却使人迷惑不解。老泉指出：天下形势有强有弱，“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如不能审势制策，则物极必反。“势强矣，强甚而不已（止）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尽）。”如果不审察强弱之势，用杀人来示威而下人不惧，或者有救活人的恩惠而下人不喜。接着苏洵又把治国之策，比如人的服药石以求养生之道。应当是以阳攻阴，以阴攻阳方为有效。如果“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这里举例以药石养生是迂腐的思想，不值一谈。苏洵接着又举出古代周、秦不善审势而亡的例子。如周时大封诸

侯，诸侯强者有地五百里，而周王才有地千里，周王与众诸侯相比已处弱势。在武王以后，成王、康王之时，“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以后就不行了，诸侯互相侵伐，周王还不悟，不知施威，还想以德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可是“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莫不在我，其势为强。”但后历代秦王，往往还“专任法制以斩打平民”，也就是施威。“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苏洵在这里对周、秦形势的分析颇有见解，有独到之处，确实属于高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举出古代的例子是借鉴，是为了帮助分析当前宋朝的形势和制定国策，这是本文的宗旨。苏洵认为宋朝当前的形势与当时秦的国势相同，皆属于强势。“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这是什么原因呢？“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如官吏腐败无能而赏罚不明，屡屡迁就而不问罪；将军打败仗，甚至全军覆没而不加重罪；赏赐不少却给了那些无功之人；羌胡强盛；凌压中国，岁邀币帛数十百万而不知辱。象这些都是“太弱之实也”。苏洵认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老泉做为一个布衣，对天下之势了如指掌，不仅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并显示出了他胸怀大略，确是个治世英才。

苏洵认为当时宋的形势是强势，而施行的却是弱政。他认为政弱比势弱易治。“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为了使人信服，苏洵举出了齐威王的例子。齐威王时，齐国是强国，也就是处于强势。但

“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邹忌讽齐王纳谏”后，威王深悟，从此不再听信谗言，并重视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材料后，召来即墨（齐邑，今山东平度县）大夫说：“卿治即墨地方以来，说你坏话的人很多，可是遣使了解，人民丰衣足食，即墨太平无事。看来是你没给我左右的大臣行贿，才招来如此诽谤之言，你真是个好大夫。”立即加封即墨大夫万户。同时又召来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地方的大夫说：“自从你守阿地以来，说你好话的人日多，可是遣使到阿地视察，却是一团糟。人民贫困不堪，田野荒芜。赵攻鄄子时你不救，卫取薛陵子时你又不救，说明你只管自己升官发财，而不管其他。要这样的官吏干什么！”即日将阿大夫及朝中经常赞誉阿大夫的大臣处以烹刑。由于齐威王赏罚分明，施以威政，国内大治。于是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齐国强盛一时。齐国所以强盛，完全是由于齐威王“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

接着苏洵直接提出当朝的治策，那就是“用威”。具体做法有三：“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使“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苏洵认为“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苏洵提出的治宋国策，正是齐威王强盛之策，可立见成效。

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国策是正确的，又故意提出一些

非议之难。如有人认为：“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苏洵驳斥这种说法是不知治国之道。他举出古者王与霸的例子来说明。如周武王以礼义治国而王，成汤则是先罚（用刑）而后赏。由于当时形势不同，所以二者做法迥异，却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者。齐桓公与晋文公都是历史上知名的霸主，但做法也不同。齐桓公用管仲，以刑治国而霸。但晋文公与其左右大臣狐偃，赵衰，先蔑，魏犢等皆不悦刑法，故文公却以德政称霸业。所以任德或用刑，关键在“审势”，“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

这篇论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特别苏洵善于用譬，更易服人。全文语言犀利，文章风格纵厉雄奇。评论家认为苏老泉长于策论，其言甚当。曾巩曾赞誉他的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这个评论是确切的。

（张 川）

【审 敌】

苏 洵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

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变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昔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湮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疆，固皆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晋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